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[1]

鲁　迅

今年的尊孔，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[2]，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，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。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(亦作彝)场[3]，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

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《太白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，署名公汗，后由作者编入《且介亭杂文》。以黑点为记的，是初次发表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删去的要害句子。鲁迅在编定文集时，又补上去了，并标上黑点，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文化"围剿"的卑劣手法。　2 盛典——盛大的典礼。第一次的"盛典"，指一九一四年(民国三年)袁世凯颁布祭孔令，并仿制古代衣冠，大肆举行祭孔一事。袁在一九一三年的《通令尊崇孔圣文》中，便提出要"根据古义，将祝孔典礼，折衷至当，详细规定，以表尊崇，而垂久远"，为次年的"祀孔盛典"大作舆论准备。"盛典"过后的一年，即一九一五年(民国四年)，他便举行登基大典，复辟了帝制。可见，袁世凯搞尊孔活动，完全是为其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的。　3 夷(亦作彝)场——洋场，指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租界。夷，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蔑称。后来反动统治者怕触犯其洋主子，将"夷"改为同音字"彝"(宜yí)。

"三月不知肉味"的"韶乐"[1]。八月三十日的《申报》报告我们说[2]——

"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[3]，到党政机关，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。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[4]，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，不分古今，凡属国乐器，一律配入，共四十种。其谱一仍旧贯[5]，并未变动。聆其节奏[6]，庄严肃穆，不同凡响，令人悠然起敬，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[7]，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

---

1 三月不知肉味——语见《论语·述而》。意思是，孔丘在齐国听到了《韶》乐，很长的时间里连肉的味道都吃不出来了。于是说："想不到音乐的力量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。"《韶》，据传说是虞舜时代的一种乐曲。可见，孔老二是多么迷恋于复旧！ 2 《申报》——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在上海创刊的日报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，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。 3 文庙——即孔庙。 4 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——大同乐会，乐团名称，专演中国古典乐曲。中和韶乐，是指儒家心目中最美好的音乐。中和，儒家认为这是人的性情涵养的一种极高的境界。实际是指思想感情完全符合没落的奴隶主阶级、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。《礼记·中庸》载："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" 5 一仍旧贯——完全照老样子。 6 聆(铃 líng)——听。 7 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——亲，接近。三代，指我国古代夏、商、周三朝。承平，指世代相承的所谓"太平盛世"。雅、颂，原是《诗经》篇章中的两大类，后用来指所谓"盛世之乐"。全句意思是，好象听到了三代以前的太平盛世的音乐。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他们的统治秩序的一种粉饰，也反映了他们对已经灭亡了的旧制度的向往。

和平之表示也。……”

乐器不分古今，一律配入，盖和周朝的韶乐[1]，该已很有不同。但为“扩大音量起见”，也只能这么办，而且和现在的尊孔的精神，也似乎十分合拍的。“孔子，圣之时者也”[2]，“亦即圣之摩登者也”[3]，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，乐器大约决非“共四十种”不可；况且那时候，中国虽然已有外患[4]，却还没有夷场。

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，纵使“扩大音量”，终于还扩不到乡间，同日的《中华日报》上，就记着一则颇伤“承平雅颂，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”的体面的新闻，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——

“（宁波通讯）余姚入夏以来[5]，因天时亢旱[6]，河水干涸[7]，住民饮料，大半均在河畔开凿

---

1 盖——在文言文里当发语词用，含有大概的意思。 2 孔子，圣之时者也——语见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这是孟轲吹捧孔老二的话。意思是说孔老二是一个合乎时宜的圣人。实际上孔老二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，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。 3 亦即圣之摩登者也——摩登，英语 modern 的音译，时髦的意思。这是鲁迅对孔老二的辛辣讽刺。参见《活页文选》第 3 号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。 4 外患——这里指的是春秋时代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华夏族奴隶主的斗争。 5 余姚——今浙江省余姚县。 6 亢(抗 kàng) 旱——大旱。亢，甚、极。 7 涸(河 hé)——水干。

上井，借以汲取[1]，故往往因争先后，而起冲突。廿七日上午，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，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，又因争井水，发生冲突，互相加殴。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，杨当即昏倒在地。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，竟遭殴毙。迨邻近闻声施救[2]，杨早已气绝。而姚士莲见已闯祸，知必不能免，即乘机逃避……"

闻韶，是一个世界，口渴，是一个世界。食肉而不知味，是一个世界，口渴而争水，又是一个世界。自然，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，但"非小人，无以养君子"[3]，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，渴死的。

听说在阿拉伯，有些地方，水已经是宝贝，为了喝水，要用血去换。"我国民族性"是"酷爱和平"的，想必不至于如此。但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，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"韶乐"之外[4]，

---

1 汲(及 jí)——指从井里往上打水。 2 迨 (待 dài)——等到。 3 非小人，无以养君子——语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。原文是："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。"君子指奴隶主贵族阶级，野人是他们对劳动人民的蔑称。意思是，没有统治者，就没有人治理劳动人民，没有劳动人民，就没有人供养统治者。这是历代剥削阶级维护剥削制度所宣扬的"压迫有理"，"剥削有理"，"造反无理"的反动谬论。
4 食肉者——吃肉的人，指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阶级。

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“韶乐”。

八月二十九日[1]。

1 八月二十九日——系八月三十日之误。文中所引的两篇报道都登在八月三十日的报纸上，所以鲁迅不可能在前一天写此文。查《鲁迅日记》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记有“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一篇。”当时，陈望道是《太白》的编辑，所指的“稿一篇”当是本文无疑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

学习鲁迅《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》

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七九部队战士 杨青远

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，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有“党政要人”参加的孔丘诞辰纪念会，用四十种古今乐器，演奏相传当年孔丘听了曾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韶乐。对于这次“民国以来的第二次(祭孔)盛典”，鲁迅怒不可遏，随即于八月三十日写了这篇《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》的杂文，对国民党反动派尊孔的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。

当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反动派“不抵抗主义”的纵容下，节节入侵，到一九三四年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四省，并野心勃勃地妄图吞并整个中国。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。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，蒋介石卖国集团置民族危亡于不顾，顽固坚持其“**对外妥协、对内用兵、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**”(毛主席《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》)，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“围剿”，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，以强化其法西斯独裁统治。与此同时，又极力鼓吹“尊孔读经”，实行反革命文化“围剿”。独夫民贼蒋介石还亲自导演了一出“新生活运动”的丑剧，发出了要用“四维”(“礼义廉耻”)“八德”(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)为“生活准则”的反动叫嚣，在他那篇《新生活

中心准则»的黑文中特别强调什么"尚礼必须尚乐",国民党反动派还搞了个"尊孔祀圣"的"决议"。这时候,他们的洋主子之一——日本帝国主义也叫嚷要"恢复孔子之教",以"顺天安民"、"亲仁善邻"之类的欺骗宣传,掩盖其妄图全面侵华的法西斯暴行。请看,侵略者和卖国者就是这样,抬轿子、吹喇叭,共同捧着他们的"至圣先师"孔老二招摇过市。

鲁迅在«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»这篇战斗杂文里正是针对这股尊孔的逆流,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甘当"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"(«儒术»)的儿皇帝的无耻嘴脸。这伙民族败类在山河破碎、民族受侮的情况下,不但不去抵抗侵略者,反而在侵略者的"夷场"——租界旁边,心安理得地去听"韶乐",表示自己的所谓"酷爱和平"的"民族性",用以麻痹人民斗志,压制人民抗日,眞是货眞价实的洋奴才!对于这些丧心病狂的卖国贼,鲁迅深恶痛绝,他借孔老二听了韶乐"三月不知肉味"的故事讽刺道:"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,乐器大约决非'共四十种'不可;况且那时候,中国虽然已有外患,却还沒有夷场。"意思是说,蒋介石卖国集团不仅在剥削人民、骄奢淫逸方面超过了他们的老祖宗,而且变本加厉,竟堕落到了卖国求荣的无耻地步。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!

鲁迅还摘录了同天报纸上披露的另一段报道,作鲜明对比,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大力鼓吹的所谓"承平"的假象,使他们那"庄严肃穆"的祭孔"盛典"大煞风景。当这伙卖国贼喝足了美酒,吃腻了鱼翅燕窝,又悠闲自得地去听那"不

同凡响”的韶乐的时候，广大的劳动人民正挣扎在死亡线上，他们一天到晚如牛似马地给剥削阶级卖命，却连一口水也喝不上！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有多么悲惨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事实胜于雄辩。鲁迅把这同一天发生的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摆在一起，形成了两个世界、两个阶级的尖锐的对照，把在“承平雅颂”乐曲掩盖下的怨声载道、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暴露无遗。这使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，旧社会是富人的天堂，穷人的地狱；剥削阶级的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，正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之上。这样一来，国民党反动派尊孔的阶级实质也就昭然若揭：他们之所以那么起劲地鼓吹“尊孔读经”，就是“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”，永生永世当奴隶，做牛马，甘心受他们奴役而不反抗。但是，这不过是反动统治者一相情愿的幻想罢了。正如鲁迅在文中指出的那样：用来愚弄劳动人民的韶乐，“纵使‘扩大音量’，终于还扩不到乡间。”劳动人民是不买他们的账的。有“君子”的压迫，就有“小人”的反抗。这种压迫与反压迫、剥削与反剥削的阶级斗争，是永远也不能调和的。想要“不知水味”的阶级不喝水，俯首听命于“食肉”阶级的压迫和剥削，那更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。只要“食肉”阶级制作不出使“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‘韶乐’”，他们那听了韶乐而“不知肉味”的日子就甭想过得安宁！这正是鲁迅这篇杂文所具有的深刻的战斗意义。

鲁迅在杂文的结尾还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传说：

"听说在阿拉伯，有些地方，水已经是宝贝，为了喝水，要用血去换。'我国民族性'是'酷爱和平'的，想必不至于如此。"

这里的"想必不至于如此"，正是反话。因为，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以表示"酷爱和平"的"民族性"的，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，而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，是坚决要和国内外反动派斗争到底的。为了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，是决不惜付出血的代价的！就在这篇杂文发表后不久，我们的工农红军，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冲破了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第五次反革命"围剿"，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，高举起抗日的大旗，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。事实证明："**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，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，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。**"（毛主席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）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冲垮了国内外反动派的血腥统治，孔孟之道救不了他们的命，蒋家王朝也终于逃不掉覆灭的下场。

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，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，又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起孔孟之道的破烂货，把孔老二"克己复礼"这面复辟奴隶制的黑旗视为至宝，称作万事当中的大事，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，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。为此，他就按照孔老二"兴灭国，继绝

世，举逸民”这个极其反动的政治主张办事。正如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《再批“克己复礼”》中指出的那样：“林彪‘兴灭国’，就是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，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，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‘国’在中国复辟。‘继绝世’，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，‘继’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‘绝世’，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。‘举逸民’，就是为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鸣冤叫屈，为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，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。”照此办理，被打倒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会回到饱食鱼翅燕窝的天堂，而我们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会再次被推到“不知水味”的苦难的深渊，吃二遍苦，受二茬罪。这是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绝对不能答应的！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，我们一定要紧握手中枪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誓与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国内外反动派斗争到底！

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。想当年，孔老二迷恋《韶》乐，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一心要复辟西周奴隶制，结果，在历史车轮前进的隆隆声中，四处碰壁，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，终于被碾得粉碎。今天，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，叫嚷“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，克己复礼”，一心要用孔老二这块“敲门砖”敲开复辟资本主义的“幸福之门”，然而，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，他敲开的并不是什么“幸福之门”，倒是自取灭亡之路。

“战斗正未有穷期，老谱将不断的袭用。”凡是要开历史

倒车的人，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把孔老二这一幽灵抬出来。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与尊孔的斗争，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、革命和反革命、反复辟和复辟的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斗争。这个斗争还将是长期的。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关于“**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**”的教导，发扬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，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！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